

明皇雜錄
東觀奏記

〔唐〕鄭處誨撰

〔唐〕裴庭裕撰



95
K242.066

1
2

12.4.30 15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明皇雜錄

〔唐〕鄭處誨撰

田廷柱點校

東觀奏記

〔唐〕裴庭裕撰

中華書局

C

187458

1

責任編輯：王瑞來
柳 憲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明皇雜錄 東觀奏記
〔唐〕鄭處誨 裴庭裕撰
田 廷 柱 點 校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6¹/₄印張·112千字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3000 冊 定價：9.00 元

ISBN 7—101—01120—9/K·464

明
皇
雜
錄

點校說明

明皇雜錄二卷，補遺一卷。唐鄭處誨撰。

鄭處誨字延美（一作廷美），滎陽（今河南滎陽）人，當朝宰相鄭餘慶之孫。生卒年月不詳。史載大和八年（八三四年）進士及第，釋褐祕府，轉任拾遺、監察、尚書郎、給事中等職。累遷工部、刑部侍郎，後出爲地方官，歷任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於汴州。其事跡附見兩唐書鄭餘慶傳。

鄭處誨早年卽以文章秀拔聞名，爲士友所推重。年長後方雅好古，且勤於著述，撰著頗多，明皇雜錄係他爲校書郎時所作。「一」此前，李德裕曾撰著次柳氏舊聞一書，記載開元、天寶雜事，處誨以爲該書記事不詳，遂據所聞，更撰明皇雜錄，盛傳於世。「二」

明皇雜錄記載了唐玄宗一代雜事，偶亦兼及肅、代二朝史實。本書內容涉及頗富，文字生動，唐玄宗早年的勵精求治、思賢若渴，晚年的不理朝政、恣情聲色，權臣的炙手可熱、忌賢妬能，貴戚的飛揚跋扈、奢侈淫靡，無不躍然紙上。對我們研究開元、天寶的埋亂興衰史，頗有史料價值。所記異聞瑣事，亦可資參考。

當然，此書也難免有失考證之處，如記唐玄宗賜張九齡白羽扇一事，其情節多與事實

不符，言宰相盧懷慎卧於敝簣單蓆、妻孥尚不免飢寒也不合情理。另有少數條，還記載了神仙鬼怪之事。然正如前人所指出的那樣：「則處誨是書亦不盡實錄，然小說所記，真偽相參，自古已然，不獨處誨，在博考而慎取之，固不能以一二之失實，遂廢此一書也。」^{〔三〕}此論頗爲中肯，故本書仍不失爲一種有較高價值的唐人史料筆記。

明皇雜錄一書的分卷，諸書記載歧異。五代編修的舊唐書鄭餘慶傳稱本書爲三篇，然宋人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又說是二卷，別錄一卷，題「補闕所載十二事」，通志藝文志、宋史藝文志皆云二卷。對此，又有不同的看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爲是「史併別錄數之，晁氏析別錄數之也。」故有三篇與二卷、別錄一卷之別。清代學者錢熙祚則云：「竊意原本三篇，晚定二卷，或經散佚，好事者重爲綴輯，其所不及，後人又錄爲補遺。」按宋人著作事文類聚、類說、太平廣記、孔氏六帖等，所轉引明皇雜錄數十條，今本皆失載，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云「大中九年序」，今本亦失載，由此可知，今傳本既非原本，也非完帙。錢氏所云「晁氏所見，已非原本。」^{〔四〕}當與事實相符。由於本書傳至宋代已無完本，幾經後人輯佚，仍是殘缺不全，這也難怪諸書著錄多相歧異了。

明皇雜錄一書現在所流行的版本有：清張海鵬所輯墨海金壺叢書本，一九二一年上海博古齋據清張氏刊本影印；錢熙祚所輯守山閣叢書本，一九二二年上海博古齋據清錢氏刊

本影印；王雲五主編的叢書集成（初編）本，一九三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四庫全書本。以上幾種本子都比較完整。此外，元陶宗儀所輯說郛本，一九二七年商務印書館排印，其中卷三輯有七條，卷三十二又輯錄了十條；清唐人說舊（掃葉山房石印）本，也輯錄了其中二十五條。另外，舊小說也輯錄了其中十七條。從以上所流行的版本來看，張氏墨海金壺本是據四庫全書文淵閣本所輯，其中正文二卷，補遺一卷，與晁氏讀書志合，較為完整。錢氏守山閣本則是在張氏所輯墨海金壺本的基礎上，不僅作了校勘工作，而且還輯錄了散見於諸書的佚文三十餘條，正如錢氏所言：「即不能補成完帙，然較舊本已十贏三四。」（五）從而豐富了本書的內容，是諸本中較好的本子。因此，叢書集成（初編）本即據錢氏守山閣本排印。另外，四庫全書影文淵閣本正文二卷，補遺一卷，亦與晁氏讀書志合，也是較好的一種版本。唐人說舊本較前幾種版本畧欠完整，但比說郛本、舊小說尚多出數條。

這次點校，以遼寧大學圖書館藏上海博古齋守山閣叢書影印本為底本，以四庫全書文淵閣影印本為主要參校本，參校了太平廣記、太平御覽等文獻，其中若干條參校了唐人說舊本，同時還參考了有關的史籍、文集和專著。底本原有錢熙祚校勘記，今不彙錄，在校勘中，參酌吸收了錢氏的校勘成果，並將其校勘記序附錄於後。

明皇雜錄包括逸文在內，共八十多條，原無目錄。爲了讀者檢索方便，試爲全書逐條

擬定了標題，新編爲目錄。

囿於本人學識淺陋，疏漏舛誤之處在所難免，請識者批評指正。

本書在點校過程中，承蒙業師遼寧大學歷史系陳光崇教授熱情幫助，系副主任王雅軒副教授也大力支持，並得到中華書局編輯部趙守儼、王瑞來等同志的指教，謹此一併深致謝忱。

田廷柱一九八六年孟冬

注釋

〔一〕舊唐書卷一五八鄭餘慶傳附鄭處誨傳。按史言「釋褐祕府」語，鄭處誨當在進士及第不久，即大和與開成之際任秘書省校書郎，撰成本書。然四庫提要云：「是書成於大中九年」，成書時間與史傳記載不合。

〔二〕新唐書卷一六五鄭餘慶傳附鄭處誨傳。

〔三〕詳見附錄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四〕詳見附錄二錢熙祚明皇雜錄校勘記序。

〔五〕亦見附錄二錢氏校勘記序。

明皇雜錄目錄

卷上

1	和璞預言房瑄之卒·····	二
2	孫生相房瑄崔渙·····	二
3	唐玄宗用張嘉貞爲相·····	三
4	蘇頲文學該博·····	三
5	神童劉晏·····	三
6	楊暄恃父權明經及第·····	三
7	蕭穎士恃才傲物·····	四
8	韋諷選婿·····	四
9	姚崇算張說·····	五
10	李適之父子遭李林甫陷害·····	六
11	李林甫宅怪異·····	六

卷下

12	玉龍子·····	七
13	王準凌辱駙馬王瑤·····	六
14	王毛仲驕橫失寵·····	六
15	唐玄宗賜張九齡白羽扇·····	五
16	李林甫妬忌盧綯·····	五
17	唐玄宗大酺·····	六
18	李龜年之遭遇·····	七
19	馮紹正畫龍·····	七
20	王維等爲崔圓畫壁·····	七
21	張說致書蘇頲·····	六
22	唐玄宗華清宮湯池之豪奢·····	六

23	號國夫人奪韋氏宅	元
24	道士張果	三〇
25	李遐周道術	三三
26	官吏皆薄外任	三三
27	蕭嵩少才氣	三四
28	宇文融排斥異己	三四

明皇雜錄補遺

29	高力士貶巫州	四一
30	樂工雷海清忠貞不屈	四一
31	孫翫生道術	四三
32	僧人義福	四三
33	僧人一行	四三
34	康習冀爲宰相	四四
35	唐玄宗舞馬	四四

逸文

36	唐玄宗回京感舊	四六
37	雨霖鈴曲	四六
38	公主進食	四七
39	寧王諫玄宗	四七
40	杜甫之死	四七
41	懷素書取法公孫大娘劍舞	五一
42	崇胡子軟舞	五一
43	楊貴妃擅琵琶	五一
44	甘露羹	五二
45	楊慎矜厭勝獲罪	五二
46	盧懷慎尚節儉	五三
47	崔曙明堂火珠詩	五三
48	周廣之醫術	五四

49	哥舒翰奏事使乘白駱駝	五
50	毛順巧結繒彩燈樓	五
51	玄宗夜游西涼州	五
52	三元日講經	五
53	賜寧王紅玉帶	五
54	賜岐王紫金帶	五
55	五王帳	五
56	安祿山脚有黑子	五
57	吳道玄畫天宮寺壁	五
58	唐玄宗紫玉笛	五
59	李嶠作水調歌	五
60	段師彈玉環	五
61	張說袖進木瓜	五
62	唐玄宗談寶帶	五
63	荔支香曲由來	五

輯佚

64	唐玄宗夢中得紫雲迴曲	五
65	唐玄宗作凌波曲	五
66	崔琳少總麻之喪	五
67	雪衣娘	五
68	唐玄宗所乘馬	五
69	枯松復生	五
70	西涼州觀燈	五
71	唐玄宗幸繡嶺宮	五
72	梨園弟子	五
73	碧芬之裘	五
74	唐玄宗避暑	五
75	李林甫欲動搖太子地位	五
76	劉希夷等流落不偶	五

77	楊貴妃之裝飾·····	六
78	張垺激怒安祿山·····	五
79	賀蘭進明之黜與陟·····	五
80	天寶之盛世·····	六
81	士庶好胡服·····	六
82	明皇吟傀儡詩·····	六
83	王元寶·····	六

84	明皇賜虢國照夜璣·····	六
----	---------------	---

附錄 諸書題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六
錢熙祚明皇雜錄校勘記序·····	六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	六

明皇雜錄卷上

¹開元中，房琯之宰盧氏也，邢真人和璞自泰山來，「^一房琯虚心禮敬，因與攜手閒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谷村，遇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扣地，令侍者掘，深數尺，得一餅，餅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其爲僧時，永公卽房之前身也。和璞謂房曰：「君歿之時，必因食魚膾，既歿之後，當以梓木爲棺，然不得歿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玄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閬州，寄居州之紫極宮，卧疾數日，使君忽具鱠邀房於郡齋，「^二房亦欣然命駕，食竟而歸，暴卒。州主命攢殯於宮中，棺得梓木爲之。」

²開元末，杭州有孫生者，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時房琯爲司戶，崔渙自萬年縣尉貶桐廬縣丞，孫生曰：「^二君位皆至台輔，」^三然房神器大寶合在掌握中，崔後合爲杭州刺史，某雖不見，亦合蒙其恩惠。」既而房以宰輔齋冊書，自蜀往靈武授肅宗。崔後果爲杭州刺史，下車訪孫生，卽已亡旬日矣。署其子爲牙將，「^四以粟帛賑恤其家。」

3 開元中，上急於爲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爲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直宿者爲誰，〔五〕還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卽令召入寢殿。上曰：「朕欲命一相，常記得風標爲當時重臣，姓張而重名，〔六〕今爲北方侯伯。〔七〕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齊丘今爲朔方節度。」上卽令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於御前，援筆而成，上甚稱其敏捷典麗，因促命寫詔勅。抗歸宿省中，上不解衣以待旦，將降其詔書。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丘，乃太原節度張嘉貞。」別命草詔。上謂抗曰：「維朕志先定，可以言命矣。適朕因閱近日大臣章疏，首舉一通，乃嘉貞表也，因此灑然方記得其名。此亦天啓，非人事也。〔八〕上嘉其得人，復歎用舍如有人主張。」

4 蘇頌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瓌訓厲至嚴，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脛受榎楚。〔九〕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疎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人，〔一〇〕頌謂瓌曰：「誰可爲詔？試爲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頌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醒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中人扶卧於御前，〔一一〕玄宗親爲舉衾以覆之。既醒，受簡筆立成，才藻縱橫，詞理典贍。玄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

韋嗣立拜中書令，瓌署官告，頤爲之辭，薛稷書，時人謂之三絕。頤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命頤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瓌與東明觀道士周彥雲素相往來，周時欲爲師建立碑碣，謂瓌曰：「成某志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六郎書，七郎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頤第五，誦第六，冰第七，誦善八分書。

5 玄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于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秘書正字，年方十歲，形狀孱劣，而聰悟過人。玄宗召於樓上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玄宗問晏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玄宗與貴妃及諸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以賜之。以賜之。

6 楊國忠之子暄，舉明經，禮部侍郎達奚珣考之，不及格，將黜落，懼國忠而未敢定。時駕在華清宮，珣子撫爲會昌尉，珣遽召使，以書報撫，令候國忠，具言其狀。撫既至國忠

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滿門，將欲趨朝，軒蓋如市。國忠方乘馬，撫因趨入，謁於燭下，國忠謂其子必在選中，撫蓋微笑，意色甚歡。撫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試不中，然不敢黜退。」國忠却立，大呼曰：「我兒何慮不富貴，豈藉一名，爲鼠輩所賣耶？」不顧，乘馬而去。撫惶駭，遽奔告於珣曰：「國忠持勢倨貴，使人之慘舒，出於咄嗟，奈何以校其曲直？」因致暄於上第。既而爲戶部侍郎，珣纔自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與同列。暄話於所親，尚歎己之淹徊，而謂珣遷改疾速。

7 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無與比，^{〔三〕}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憩於逆旅，獨酌獨飲。會有風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領一小童，避雨於此。穎士見其散冗，^{〔三〕}頗肆陵侮。逡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名丘。」初，蕭穎士常造門，未之面，極驚愕。明日，具長牋造門謝，丘命引至廡下，坐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頃曰：「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終揚州功曹。

3 潤州刺史韋誥自以族望清華，嘗求子壻，雖門第貴盛、聲名藉甚者，誥悉以爲不可。